

L

## 爱尔兰咖啡

First love is unforgettable all one's life. [完美图文版]

Those  
Years  
Those  
Words

E

D

R

N

蔡智恒 著

思念发酵时，

陪伴寂寞的城市咖啡馆。

I

A



I R E L  
A N D

爱尔兰咖啡  
蔡智恒 著

First love is unforgettable all one's life. (完美图文版)

Those  
Years  
Those  
Words

思念发酵时，  
陪伴寂寞的城市咖啡馆。



长江出版传媒 |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爱尔兰咖啡 / 蔡智恒著. — 武汉 :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 8

( 那些年, 那些字 )

ISBN 978-7-5560-0739-4

I. ①爱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4 ) 第 109804 号

中文简体字版 © 2015 年由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  
本书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商周出版事业部授权, 同意经由长江  
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公司, 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  
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: 图字 : 17-2014-111

## 那些年, 那些字 爱尔兰咖啡

---

原 著	蔡智恒
项目策划	蔡贤斌
责任编辑	张云兵 于国辉
美术设计	贾 嘉
出品人	李 兵
出版发行	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电子邮件	cjcpj_cp@163.com
经 销	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
承 印 厂	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规 格	880 × 1230
开本印张	32 开 3.5 印张
版 次	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60-0739-4
定 价	29.80 元
业务电话	(027) 87679179 87679199
网 址	<a href="http://www.cjcpj.com">http://www.cjcpj.com</a>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	可向承印厂调换

“请问要点茶或咖啡？”

“咖啡。”

“请问您要哪种咖啡？”

“爱尔兰咖啡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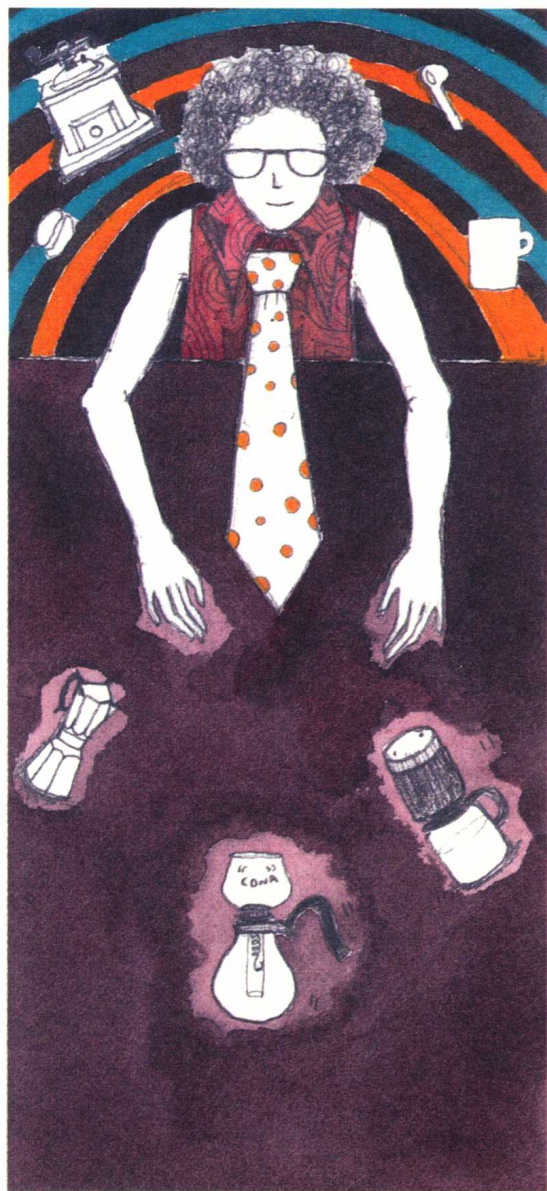
“需要加眼泪吗？”

“啊？什么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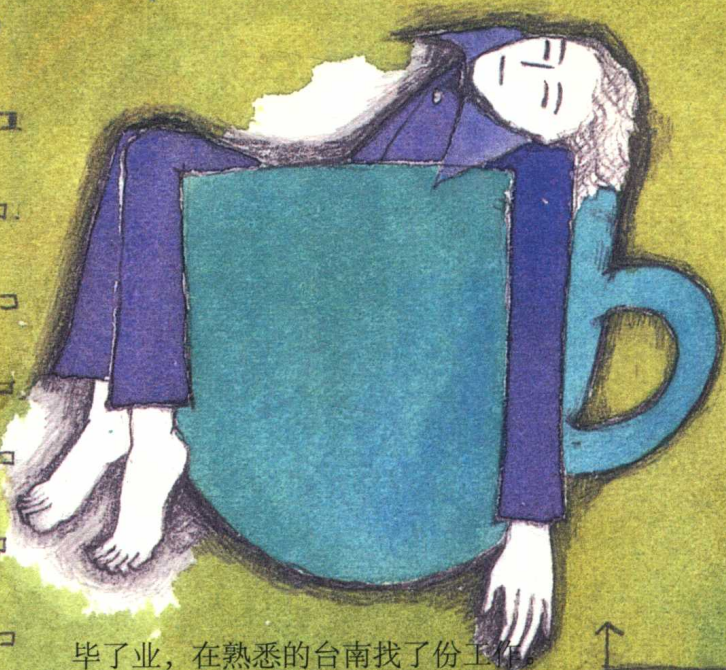


其实我算是蛮喜欢喝咖啡的，但还谈不上爱。  
会染上咖啡瘾是因为念书时同研究室的学弟总会顺便煮  
一杯给我。





日子久了，咖啡对我而言便成了生活中必需的饮料。  
不过只要一离开研究室，我就很少喝咖啡。



毕了业，在熟悉的台南找了份工作。那是个学术单位，我的职称是小小研究助理。努力一点的话，会升为小研究助理，然后是研究助理、专任研究助理、助理研究员、副研究员、研究员、专任研究员。然后呢？我就知道了。也许是超级研究员或非常厉害研究员之类的吧。总之，职称一定会有“研究”两个字。

这个工作还算好，待遇也不错，只是缺了个会煮咖啡的同事。

基于自己煮咖啡需要买器材和咖啡豆的麻烦，我便顺势戒了咖啡。

我很懒，这点我承认。





刚开始工作时所接手的第一个Case，是和台大合作的。

每周四下午总要到台北开个进度会议。

没办法，台北是“中原地区”，南部是“蛮夷之邦”，只得迁就了。

我通常是坐飞机，当天来回。

除了考虑隔天还要上班的因素外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不习惯台北。

因为我发觉，在台南我每分钟走95步，在台北会不自觉增加到112步。



在一个台南晴朗炎热的十月天，台北的天空却不识相地飘起了雨。

开完了会，离开了会议室，匆忙上了出租车，到了松山机场，我才发现研究报告忘了带。

离开了松山机场，匆忙上了出租车，到了会议室，会议室却被锁住了。

等到值晚班的人来了，打开了会议室，拿了研究报告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松了一口气的不只是我，雨突然也放肆地下起来。

虽然雨跟时间并没有直接关系，但是台北只要一下雨，便会莫名其妙地塞车。

我“了”了半天，只是想说一件悲惨的事：我搭不上复兴航空9点整飞台南的班机。

没错，这是最后一班。

住宾馆吗？听说单身男子住宾馆很容易失身。

找朋友吗？不好意思把朋友家当宾馆。

我决定搭夜车，估计一下应该坐3点左右的车，天亮刚好到台南。

还有很多时间，只好先晃到敦化南路24小时营业的诚品书店。

当我无聊到连唐诗三百首也拿起来翻阅时，我就知道我不行了。

离开诚品，雨勉强可以算是停了，只有路上的积水偶尔漾出一些涟漪。

我随脚乱走，没有目的地地走路才会接近散步的本质。

每遇到交叉路口，便掷铜板。

人头转弯，字直走。

我和多数的台湾人一样，习惯用金钱决定方向。

经过某个巷口，10元硬币却滚进了排水沟。

我趴在地上，隔着铁栅栏，仿佛看到蒋公的微笑。

不愧是伟大的人物啊！

即使在水沟里，依然面带笑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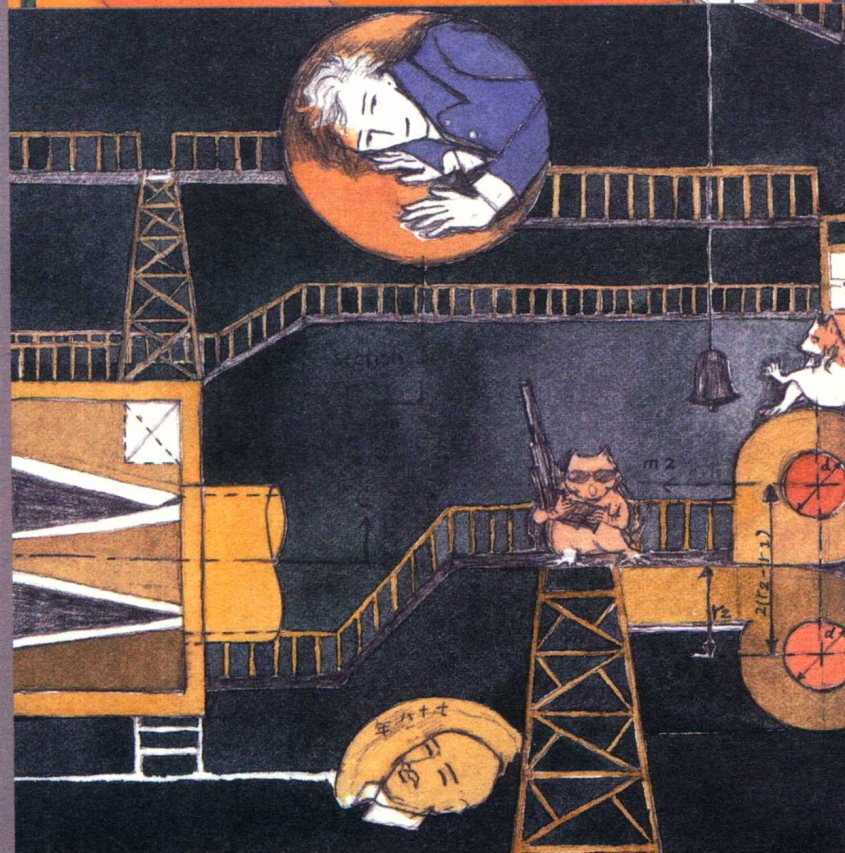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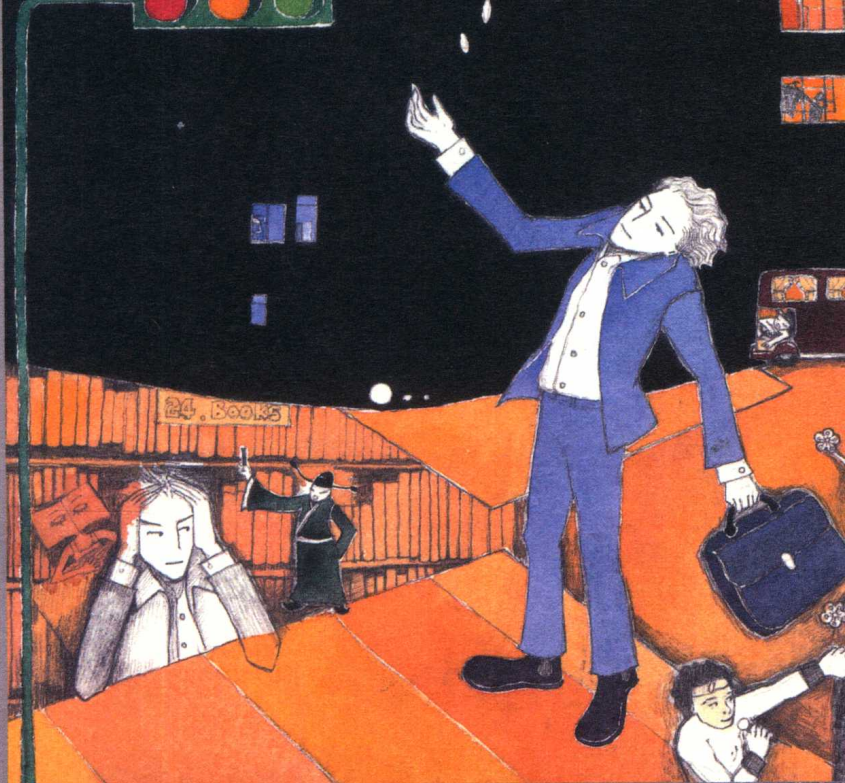
嗯，忘了说，我研究的对象跟水沟有关。

但凡挖水沟修水沟之类的工程，都在研究的范围内。

因此看到水沟会很自然地趴下去观察一番，也是莫可奈何的事。

站起了身，庆幸50元硬币没印人头，所以我只损失10块钱。

右转进了这条巷子，很普通，死寂得如同台北的其他巷子。







这条巷口左右边各有一棵树，右边是榕树，左边是凤凰树，我猜想。

毕竟我认得的树种很少，跟鸟儿一样，我只知道会飞的大概就可以叫作鸟。

只要叶子是绿色而且长得比较大的，对我而言，就叫作树。

至于是什么树或什么鸟，不是我关心的范围，也不是我研究的对象。

不远处有个绿色的光亮，因为在黑夜，感觉有点像鬼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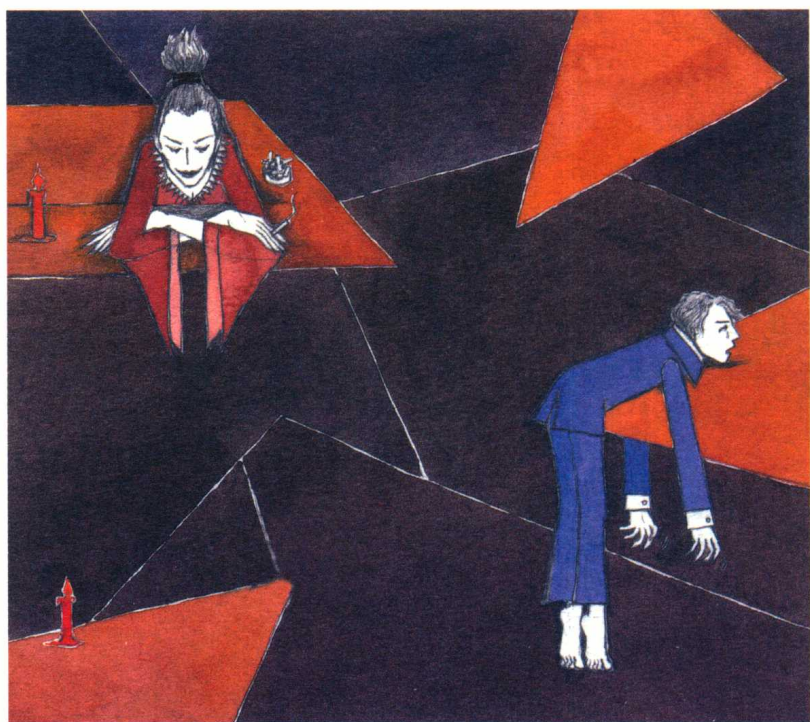
大约走了200步，发现是一家咖啡馆。

招牌的底色是很深的咖啡色，明显写上草绿色的“Yeats”。

看了看表，刚过12点。

身上又冷又湿，是该喝点东西。

推开了门，一阵浓郁的咖啡香扑鼻而来，然后才是“欢迎光临”的声音。



这家咖啡馆光线很明亮，但并不华丽，空气中也没有呛鼻的烟味。

很多咖啡馆常会因经营不善而节省电费，弄得光线非常阴暗。

我常在这种咖啡馆撞到桌角。

台南以前还有家要点蜡烛的咖啡馆，这样除了可以省电外，咖啡上浮着一只小蟑螂客人也不容易发觉。

结账时老板娘还会偷偷地笑，像极了电影《倩女幽魂》里的姥姥。

在等待服务生拿Menu来的时间里，我稍微打量一下这家店的摆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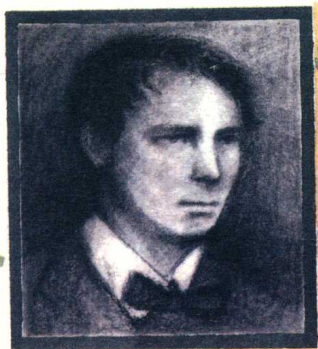
吧台内的空间相当大，但吧台边只有四个座位。

屋子里也只摆了四张桌子，我坐在离吧台最远的地方，面朝吧台。

我左前方坐着一对年龄不相称的男女，亲昵的样子像是情侣。

男的看来大我10岁，我看来大女的10岁。

吧台边没有客人。



“请再稍等一下哦。”

吧台内传来非常细柔的声音。

我看了看，正对着她带点歉意的微笑。

我点点头，继续让我的目光“散步”。

左边墙上挂着一幅木炭人物画像，看起来像是30岁左右的西方男子。

他脸部瘦长，穿着西装打条大领结，头发微卷而左分，约齐至耳上。

由于光线由左而来，因此右脸阴暗，左眼也刚好被刘海的阴影遮住。

换言之，我看不清楚他的眼神。

不过奇怪的是，我仍然可以感受到他眼神里的英气与忧郁。



